

张家口文史资料

第六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张家口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五年三月

目 录

吉鸿昌同志在抗日同盟军.....	刘渭迅 (1)
附：这里是她的第二故乡	
——记吉鸿昌将军的女儿吉瑞芝张家口之行	
.....	渭 迅 (17)
吉鸿昌将军二、三事.....	耿泽山 (20)
冯玉祥将军的故事.....	天 波 辑 (26)
我参加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一段经历	
.....	冯子忠口述 赤城县政协整理 (29)
独石口一线的长城抗战.....	孟宪昌 (33)
一支活跃在坝上的劲旅	
——记察北骑兵二团与敌英勇战斗的业绩	
.....	沽源县政协 (36)
威震敌胆，光照人间	
——狼牙山五壮士之一马宝玉同志略传	
.....	蔚县政协 (42)
肖明同志——张家口工人运动的早期领导者	
.....	王治良 高建英 (51)
附：高翔同志谈肖明	
张家口早期革命烈士——多寿	
.....	王治良 高建英 (55)
第一个把马列主义传播到蔚县的张苏同志	
.....	段兴隆 (58)
历尽艰辛为革命	
——记王若飞同志的夫人李培之老人	

.....	赤城县政协	(62)
郭沫若视察海流图水库.....	张北县政协	(67)
难忘的军民鱼水情		
——回忆张荣同志一家.....	李桂川	(70)
高维嶽三叔軼事.....	高庆元	(73)
谈谈张家口的旅蒙商.....	孙荫樊	(79)
回忆张家口战警队的历史.....	梁毓如	(86)
附：《皮都史话》.....	刘润德	(98)
张家口面粉业的历史演变.....	贾少卿	(101)
故地重游，声震舞台		
——著名歌唱家郭兰英重访张家口市纪实		
.....	梦 潮	(107)
梨园花香苦寒来		
——忆名震晋燕的晋剧前辈“金铃黑”		
.....	少 林	(113)
简介王桂兰同志的艺术生涯.....	申德华	(117)
张垣曲坛名优谱.....	舒 新	(124)
霍宅与霍老五.....	柳玉山	(138)
收缴西湾子天主教堂武卷.....	乐天宇	(150)
天主教在尚义.....	田丽亚	(153)
张家口市佛道二教的活动情况		
.....	净莲口述焦月岩整理	(160)
阳原仅存的古代建筑——东城玉皇阁.....	李白痴	(166)
赤城县东龙桥史话.....	宋节文	(169)
浅谈鸟中歌星——百灵鸟.....	沽源县政协	(172)
谈谈我县的土特产——蘑菇.....	沽源县政协	(177)
当年当牧马坊川，如今驴骡盛产地.....	刘志河	(180)
万全县传统土特产品简介.....	王文汉	(183)

吉鸿昌同志在抗日同盟军

刘涓迅

吉鸿昌，原名恒立，别号世五。1895年生于河南省扶沟县吕潭镇一个农民家庭。1913年入伍，在旧军队从士兵开始，凭战功而升为高级将领。曾任西北军冯玉祥部师长、军长和宁夏省政府主席，国民党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1931年因反对进攻中国工农红军，被蒋介石强令出国。1932年2月从法国回到上海。在中国共产党的具体帮助和指导下，从事抗日和反蒋活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5月，在党的领导下，吉鸿昌联合冯玉祥、方振武等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第二军军长、北路前敌总指挥。同年10月，同盟军失败，吉鸿昌返回天津坚持地下革命斗争。1934年11月9日，在天津法租界被捕，24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北平，年仅39岁。

从吉鸿昌同志艰苦、曲折而伟大的一生，可以看出，他正是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找到了党，获得了新的生命。他自己表示“前半生已矣，后半生应直追。”在“直追”中，抗日同盟军的斗争，既是对他的严峻考验，也是他为中华民族而英勇献身所谱写的光辉一页。1984年11月24日，是吉鸿昌同志壮烈牺牲五十周年。为了纪念他，这里着重谈谈他在抗日同盟军中的活动。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军队攻击沈阳东北军驻地北大营，炮轰沈阳城，发动了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战争。东北军张学良部奉蒋介石“绝对不抵抗”之命令，撤至山海关以南。日军随

即占领东三省，并开始向热河进攻。在此民族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派肖明等同志赴山西汾阳，与冯玉祥先生晤谈。晤谈中，冯玉祥吸取了北伐战争时期背离中共的教训，表示再次合作，共举抗日旗帜，酝酿组成联合阵线。1932年1月28日，日寇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上海抗战爆发。1932年3月，蒋介石为了欺骗舆论，指令汪精卫、孙科、林森等在洛阳召开所谓“国难会议”。冯玉祥先生在会上呼吁抗日，连续提出许多议案。在蒋汪卖国政策下，均不能见诸实施。义愤之下他前往泰山，以“读书”为掩护，积极与中共酝酿抗日，目的是想争取占据山东的老部下韩复榘抗日。夏末，原冯玉祥部下宋哲元被蒋介石任命为察哈尔政府主席。根据日寇侵华日益严重的形势，以及平、津、张长城一线聚集了许多中国杂牌军队的具体情况，中共与冯玉祥先生商量，准备以察哈尔张家口为我们组织抗日的极根据地。于是，冯玉祥在同年10月9日从泰山转移到张家口。表面上仍然是“读书”，实际上与中共一起做抗日的组织发动工作。

1932年“一·二八”战争的消息传到德国，被蒋介石强令出洋考察的吉鸿昌忧国忧民，心急如焚，立即简装绕道法国回国。2月28日抵达上海。不久，他与中共在华北以及上海的组织发生了联系。在中共党员宣侠父以及吴成方、浦化人等同志的具体帮助下，他曾试图发动过韩复榘参加抗日，积极参与朱庆澜组织的东北抗日救国后援会活动。在党的指示下，他于同年8月赶到湖北黄陂、麻城，策动旧部下起义。10月，在中共党员沈泽民、徐海东等同志建议下，为继续做抗日军事统一战线工作，赶回天津。到天津后，吉鸿昌立即派人到张家口，给冯玉祥送去一信，表达自己的抗日决心，并动员冯先生早日出山领导抗日。做为西北军旧属，吉鸿昌也表示了与冯共同举义的决心。冯玉祥在复信中告诉吉鸿昌，在天津做好抗日联络准备工作，相机将通知他北来张垣，共同举义。

1933年1月3日，日寇攻陷山海关，接着又向热河侵犯。由

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命令守军自动放弃热河。3月4日，日寇不费一枪一弹占领承德。随即发动向长城各口进攻，企图一举吞掉华北。在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的推动下，驻守长城线的中国士兵和义勇军自动奋起抵抗，遂爆发了“长城抗战”。中共华北党组织在此形势下，派出肖明、宣侠父、陈镜湖、武止戈、许权中、张存实、吴化之、张慕陶等先后到张家口，与冯玉祥共同筹划组织抗日军队。揭旗举事日益紧迫，冯玉祥遂派高新亚赶赴天津请吉鸿昌北来张垣。吉鸿昌得信后，立即由天津启程。途经北京，根据党组织指示，动员了一些西北军旧属投奔张垣。同时写信给尚在日本的南汉辰同志，催促南回国共谋抗日。

3月25日，吉鸿昌乘火车到达张家口。这时，中国共产党为便于领导察哈尔抗日，已经成立了张垣“特委”。由吴成方、肖明在北平领导，张慕陶在张家口负主要责任。特委派出吴化之与吉鸿昌具体联系，担任由吉鸿昌行将统率的抗日部队的政治部主任。吉鸿昌在张垣土尔沟“爱吾庐”与冯玉祥先生进行了促膝长谈，冯玉祥决定给吉鸿昌编一个军。随即，吉鸿昌投入了紧张的组军工作。

当时，孙殿英四十一军驻扎赤城到怀来一线。孙原系冯玉祥旧部，曾经表示过随冯抗日的意思，但实际取旁观态度，企图在“抗日”和“投蒋”中做一次投机。为了争取四十一军抗日，吉鸿昌按照特委和冯玉祥的意见，于3月2日，乘火车到沙城，通过四十一军驻沙城办事处，要了一部汽车，兼程赶到赤城四十一军军部，面见孙殿英。凭着在西北军时的“交情”，吉鸿昌向孙提出要人要枪组织抗日军。孙殿英吞吞吐吐不做明确答复。赤城逗留期间，吉鸿昌应孙之邀在温泉洗澡，挥手题壁写了“洗耻”二字，对孙晓以大义。由于组军时间紧迫，吉鸿昌做了几日动员后，便顺原路返回张家口，另做它图。

这时，张垣陆续从关外长城沿线开来一些东北义勇军。东北、华北各地的抗日青年也通过一些抗日救亡组织或党的地下组

组织的介绍陆续汇集到张垣。吉鸿昌部队的兵源除一部分旧属和地方武装外，主要是以上这些抗日志士。察哈尔抗日刚刚酝酿，就遭到蒋介石南京政府的阻挠。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接二连三地派出说客，劝说冯玉祥放弃抗日活动，离察南下。组军的经费，南京政府绝对不供分文。为此，吉鸿昌焦急万分。他一方面投书朱庆澜先生，说明察省组军情况，力促由朱领导的抗日后援会提供援助；另一方面为解燃眉之急，决计毁家纾难拿出六万元购置军火。他派人到天津协助夫人红霞买了一批冲锋枪和勃朗宁，通过关系，利用“满洲铁路汽车公司”的汽车，将枪由天津运到张家口，鸿昌对先期投军的人员加紧进行训练，挑选了一些精干人员组成了行动敏捷的手枪连。

中共特委为了扩大抗日宣传，四月初，创办了《抗日阵线》报。这张报纸的经费由冯玉祥提供。中共党员朱其文主编。鸿昌每每收到这张报纸，总要仔细阅读并传及左右。他虽系行伍，却对报纸工作十分支持，在与报社朱其文等同志的交往中，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4月，抗日军的组织工作进入高潮。全国民众救亡团体联合会，上海各团体联合会、天津民众救国会、河北自治协进会、北平各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北平市工会救国联合会等许多全国民众团体在我党的发动组织下，纷纷公开致电函大造舆论，敦请冯玉祥出山抗日，山西汾阳军校三千余人也奉冯玉祥电令，取道太原、大同，抵达张家口。冯玉祥即于5月7日公开答复各民众团体申言抗日，表示“不达河山回复，誓不罢休。”

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共为加强察哈尔抗日的军事、政治、民运等各方面工作的组织领导，中共河北省委，在了解了抗日同盟军的筹备情况后，于5月中旬派出柯庆施、邹春生、王少春等到达张家口。不久，即组成了“前线委员会”，“特委”随即合并于前委。《抗日阵线》改组为《老百姓报》，由陈伯达主编。

正当察哈尔抗日行将崛起之际，蒋介石卖国政府与日寇的秘密妥协正加速进行。4月28日，日寇东侵察东、占据多伦重镇。

5月18日，何应钦下令长城各口上中国军队一律撤退。日军随即向滦东进攻，陷玉田、通州、下南天门、石匣，直至把平津置于其包围线内。5月22日，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与日本驻北平使馆代办中山达成妥协原则方案，随后又令熊斌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岗村宁次在塘沽继续会谈。同日，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声称“为保持满州国西境安全，日军有进占张家口之必要。”随后盘踞多伦的日伪军便出兵南侵，沽源失陷，察省形势益形危急。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发出《为反对国民党出卖华北平津告民众书》指出：“现在比任何时候都要团结一切力量来保护平津、华北，与日本强盗作战，与万恶的卖国的国民党作战。”察哈尔军民在吉鸿昌和冯玉祥等抗日将领的领导下，决定举起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旗帜。

5月25日夜，吉鸿昌按照党组织和冯玉祥商定的方案，与佟麟阁一起召集军事会议部署26日举义行动。天亮以后，张家口全城实行戒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宣告成立。冯玉祥发出通电就任总司令，佟麟阁为第一军军长，吉鸿昌率领抗日同盟军官兵迅速占领察哈尔省政府。以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总部的名义撤销了原代理察省主席兼民政厅长仵墉。宣读了总部和冯玉祥总司令的任命，委任佟麟阁为察省主席兼民政厅长。接着又占领了公安局，逮捕了北平军分会任命的原警察处长、公安局长张九卿并将原警察枪械全部围缴。抗日同盟军总部和新组成的察哈尔省政府委任吉鸿昌为警备司令兼警察处长、公安局长。

在开始酝酿察哈尔抗日时，国民党特务便陆续窜到张垣活动。1932年12月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机关“张家口驷马补充所”，在张垣大境门外成立。该所以搜集张垣民众抗日活动情报、破坏军民抗日为主要目的。吉鸿昌到张垣后，就察觉到这一情况。为了保证察哈尔抗日顺利进行，必须斩断这只伸来的特务魔爪。26

日上午，鸿昌又亲率抗日军士兵急速赶到张垣大境门外查抄了这一所谓“张家口骡马补充所”。

中共前委领导下的“察哈尔御侮救亡会”，于5月27日召开了民众大会。庆祝抗日同盟军的成立。正当人民抗日情绪高涨的时刻，国民党于5月31日向日寇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根据这项协定，国民党政府实际上承认了日军占领长城及山海关以北地区的合法化，并把长城以南二十余县设为不设防区。整个华北门户敞开。6月1日，日机开始轰炸独石口。4日与8日伪军张海鹏、崔新五连陷宝昌，康保。张垣形势陡呈紧张，抗日同盟军遂驰防张北、万全、赤城各县。察尔哈民众抗日的序幕刚刚揭开，国民党投降派何应钦便急忙于6月9日发出《请冯玉祥取消抗日同盟军名义电》，电称：日军将“以尊处倡抗日旗帜脱离华北范围，故欲借口乘机侵入察省……何如忍辱负重，将此名义，暂时取消。”接着六天以后蒋介石便密令汪精卫、何应钦，一面以庞炳勋等部进攻察哈尔，一面以宋哲元等人出面劝冯玉祥取消名义，声称“双管齐下，大约不久，当可得相当解决。”鸿昌同志在此情形下，坚决主张迎头痛击日寇，反对与投降派合流。他义无反顾的抗日态度影响了许多抗日将士。冯玉祥先生遂电复何应钦“日军来侵，誓迎头痛击……个人去留进退，实无所容心。”

在中共协助筹备下，抗日同盟军第一次军民代表大会于6月15日在张家口土尔沟新村召开。到会代表六十一人。会议由冯玉祥先生主持。中共党员吉鸿昌、宣侠父、张慕陶等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进行了五天。通过了抗日同盟军纲领、军事问题，财政政策、军队政治工作与协助民众运动，军委会组织大纲等决议案。大会选出三十五人组成的军事委员会，由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宣侠父、张慕陶等十一人组成常务委员会。结至此时，抗日同盟军共编有十六个军、二个师、总部直辖四个独立团和卫队团，总计十余万人。

军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蒋介石电令何应钦等，一面命庞炳

勋等部队进攻察哈尔，一面由宋哲元等派人劝冯玉祥取消名义奉还察政。而冯玉祥也表示：“如果宋哲元回察主持政务及国防，我可取消名义。”在此形势下，我党中央代表指示前委：“在短期内抓住有利时机，集中力量以吉鸿昌部为基础扩充组织我党领导下的游击队……”

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我党起初在抗日同盟军的统一战线策略难以正确实施。抗日同盟军虽已艰难草创，但领导思想很不统一。面临日军入察、南京政府破坏抗战、察省经济日益濒临绝境，中共“前委”却按照“左”倾路线方针在张垣实行“三罢”（即罢工、罢课、罢市）、进行反冯玉祥妥协的示威游行以及抗议请愿活动。原“特委”的党员同志对此虽然反对，但难以制止。6月20日“前委”在张垣召开了三千人的“反妥协大会”，公开提出“打倒冯玉祥”。鸿昌同志对这种势态的发展很为焦急，试图用自己在抗日同盟军的影响改变这种情况。他主动邀请“前委”领导同志到他的部队进驻，并一起准备上坝收复察东失地，以避免与冯玉祥先生的无谓的内部磨擦，冯玉祥先生赞同中共开始主张的“西瓜政策”（即“内红外不红”），反对“前委”后来提出的“左”的“胡萝卜政策”（即“内外都红”、公开中共旗帜）。由于在指导思想上不统一，而“前委”又发动群众对冯施加压力。冯玉祥先生于反妥协大会当天，除下令其部队不准参加这次集会以外，还下令吉鸿昌逮捕宣传反妥协的《民众日报》（老百姓报）的负责人。为避风势，鸿昌仅通知该报暂时停刊，办报人员随即转入鸿昌的部队，准备随军上坝。

抗日同盟军在组织、思想方面和政治、军事、经济形势上都处于困境。要不负国人期望，真正振奋中华民族抗日信心，只有迅速采取军事行动，拉出精锐开赴前线。在第一次军民代表会上鸿昌力主出兵收复察东失地，同时向冯玉祥提出率部亲征。6月20日冯玉祥任命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邓文为左副指挥，李忠义为右副指挥，率部北进。鸿昌将所部主力分为三个梯队，邓

文第五路军为左翼第一梯队，李忠义第十六路军为右翼第二梯队，骑兵第三师为第三梯队，各由左卫、万全、张家口出发，鸿昌亲率骑兵第三师出张垣大境门，经南天门、周坝、猴儿山、古石雕，到达张北县，与一、二梯队集结。中央“前委”组织了“三人团”，率领十余名宣传队随鸿昌所部上坝，由柯庆施负责。

盘踞在康保的日伪军，闻鸿昌率抗日军大举北征讯后，极为恐慌。鸿昌命王德重支队乘势进攻，仅三小时，敌人遂纷纷向宝昌溃退。22日午后3时，抗日军遂克复康保县城。缴获大批马匹及军用品。康保攻下以后，北进各军一面剿匪安民，一面向前探进。

6月27日，冯玉祥以“察东民众，水深火热，吊民伐罪之举，未容稍缓”，电令吉鸿昌速率各部先复宝昌。鸿昌于翌日将所部主力编成三个梯队，两个掩护队，分向宝昌推进。是时，日伪两军主力，盘踞沽源、宝昌，严密布防。会值霪雨，抗日同盟军缺乏雨具，人马衣物全部淋湿。加以沿途荒凉，村落稀少，终日跋涉，难得一饱。在这种艰难情况下，吉鸿昌与士兵同甘共苦、全军官兵深受鼓舞。7月1日抗日同盟军与伪军发生激战。抗日军按照鸿昌的命令，一方面予以合围，一方面晓以大义。敌方的士兵，纷纷逆首，携械来归。薄暮，抗日军占领敌军重要阵地，逆敌三千遂弃城北退多伦。我军乘夜进驻宝昌。这次战斗俘获甚众。

就在收复宝昌的同时，原伪军刘桂堂于沽源通电就任抗日同盟军第六路总指挥，并亲到宝昌向吉鸿昌说明反正原委，并共商进军计划。尚驻沽源之伪军张海鹏之一部遂陷孤立，被抗日军余亚农部大部队击退，毙敌七百余人，俘五百余人。至此，沽源克复。

7月5日，吉鸿昌根据多伦及其周围地区的敌情极告，在大柳树村召集抗日军前线主要将领会议，决定分三路进发多伦城。左路为张凌云部，集结于牛眼睛一带。右路刘桂堂部，集结于马

前沟一带。总预备队则为邓文两师，附自卫军曹汉相师及直属各部队，集结新旧边墙一带。抗日同盟军左路之先锋军，当天即开抵多伦近郊前后七里河，前后孤子山等地，遇敌前哨百余，击破之。6日，各部均已向指定地点集结完毕。7日，吉鸿昌命令各路抗日军开始进攻，中路李忠义部，进迫黄土滩子一带。左路张凌云部进迫大厂一带。右路刘部苏师，进迫破窑洼一带。吉鸿昌率总预备队进驻前后孤山。日军在连失三城的情况下，唯恐多伦不保，派出三架飞机，环绕抗日军的阵地进行侦察。官兵见之，义愤满腔，士气更壮。夜十一时，遂开始围攻多伦。拂晓，抗日军夺敌军战壕两道。天亮后，日机数架掷弹轰炸抗日军阵地。下午六时，右路乜师占领多伦西仓西端及菜园等处，敌军纷纷向城内逃窜。这次战斗缴获敌军步枪一百余支，战马一百五十七匹，重机枪三架，俘敌二百九十余人。7月9日，晨三时，鸿昌命令继续攻城。抗日军一鼓作气，城外要点，全部占领，敌军完全退入市内，凭险固守。10日，抗日军攻城不克，战斗打得很激烈。当晚，吉鸿昌决定亲率敢死队打出缺口。他们袒肉匍匐前进，爬城三次。敌人拼命抵御，以机枪扫射，并猛掷弹，抗日军伤亡二百四十余人，攻城终未得手。11日，吉鸿昌命令抗日军从拂晓发起总攻。乜师与骑三师及自卫军曹师攻击正面，即南沙岭子、西菜园。赵军苏师攻击右翼东沙岭子。邓文部攻击西仓、柳叶梁。李忠义部攻击东仓、后门口。由于日机不断轰炸，各部官兵，仅以大刀血肉相搏，伤亡累累。鸿昌遂令各部队退守原阵地。到下午五时，抗日军只占领了西菜园。在此艰难相持的情况下，入夜后，鸿昌遣副官刘亨香、马国栋等率精兵四十余人扮做商贩、分批潜入城内。其中大部分扮成回民，分住城内五所清真寺中。12日子刻，抗日军乘天色黑暗敌机敛迹之际，复续行全线猛攻。吉鸿昌亲率各部袒臂高呼，勇猛冲锋。喊杀声惊天动地。这时，潜入城内的士兵鸣枪响应，内外夹攻。敌军得知抗日军已入城，惊慌失措，无心恋战，遂向城东经棚方面溃败。十时许，抗日军

分由南、西、北门攻入城内。复经巷战肉搏三小时，日伪残敌由城东门仓惶逃命。失守七十二日之多伦，经五昼夜激战，被我抗日将士光复。

总计收复察东四县各战役，抗日同盟军伤亡官兵千六百十余人，其中阵亡者三百一十二人。日伪军毙命者千余。

吉鸿昌命令抗日军大多留驻多伦城郊休息整顿。他率领少量部队进城安民。抗日军举行了入城仪式。鸿昌在多伦南堡门受到多伦各界人士和回、蒙、满、汉各族人民群众的夹道欢迎。人群簇拥着他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时，人越聚越多，他便停步讲演抗日救亡之理。

回族群众为庆祝胜利，在鸿昌下榻的清真北寺点香念经，举行宗教仪式。鸿昌按照回族礼俗，拿出二十元现洋，买了白羊并炸了“油香”（回族在节日或婚丧时做的油饼类食品）。抗日军按照鸿昌的命令布告安民，强调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十四日，鸿昌特意着回族长袍，头戴白帽，专程到清真寺中，召集一些回族群众开会。他说：“回族兄弟有许多特点，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团结性强，缺点是‘争教’胜于‘争国’”。他说：“我们要争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15日抗日同盟军与多伦民众在山西会馆召开万人大会，庆祝收复多伦。会上，鸿昌宣读了察哈尔民众贺克复多伦电和冯玉祥总司令的贺电。并向到会的民众和士兵介绍了专程由张家口赶到多伦慰问抗日军的御侮救亡会代表。

我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后，察哈尔各界民众团体、天津全国民众救国会联合会、上海各界抗日联合会、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江苏省各县民众救国会团体联合会、东南五省民众抗日救国会、西南各省人民对外协会总会、广东民众援助义勇军大会等爱国抗日团体、以及朱子桥、蔡廷锴、李烈钧、程潜、蒋光鼎、李宗仁、李济深等力主抗日的名士纷纷致电函祝贺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并踊跃捐助以做慰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华北御侮救亡

会代表大会25日在张家口开幕。抗日同盟军总部成立了“恢复东北三省计划救亡会。”

但是，国民党行政院长汪精卫却诬蔑我抗日军收复多伦“并无此等事实”；咒骂我军进攻多伦，血战五昼夜是“无耻。”而日本关东军却向冯玉祥提出“三日内抗日军退出多伦，否则则全力进攻察哈尔”的无耻谰言相威胁。北平军分会何应钦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开始大举进攻察哈尔。到20日，进攻察哈尔的中央军兵力达八师，人逾十二万。在此势态之下，鸿昌与抗日同盟军各将领联合发表通电，谴责南京政府进攻察哈尔，电报中说：“誓以战士之碧血、渲染塞外之秋……四省草不复，此志不渝，愿全国民众共起图之。”

吉鸿昌在察北前线一方面严修战备、巩固战果；一方面安民抚恤。他对士兵说：“我们唱《国际歌》第一句就是‘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我们抗日救国，我们干革命，就是为了解放受苦受难的奴隶。”他把御侮救亡与解救民众的苦难联系起来讲给大家，使抗日官兵很受教育。党的“前委”派出的“三人团”与鸿昌协同工作，除在部队中开展政治鼓动外，还在多伦发动组织了民众保卫团。

7月28日，蒋介石、汪精卫在庐山会议上向抗日同盟军提出最后通牒式的四项意见：①勿擅立各种军政名义，使察省脱离“中央”；②勿妨害“中央”边防计划；③勿滥收散军土匪；④勿引用“共匪煽扬赤祸。”蒋、汪一方面电召黄郛赶赴庐山商决处置察局具体办法，一方面电令何应钦增调王以哲、黄杰、王敬久等五个师围剿抗日同盟军。入察之国民党军队已达十六个整师十五万余人。北平军分会同时还命令平绥路局局长沈昌，从即日起停止平绥路下花园到柴沟堡之铁路运行，以实行对抗日同盟军辖区的全面封锁。抗日同盟军内部由于国民党特务的瓦解破坏，军心也极其不稳，甚至局部出现叛乱。驻守在沽源的部分抗日军前线部队，由于受前委个别左倾领导的影响，不讲政策、冒然决

定进攻平定堡天主教区，使我军官兵伤亡惨重。所有这些使鸿昌焦急万分。他迅速赶到平定堡出面进行了调停，并向抗日士兵重申了军队纪律和有关安民政策，稳住了平定堡事件的势态。接着，他连夜下坝赶到张家口，与抗日同盟军其它一些将领向南京政府发出“质责当局派兵入察电。”其时，冯玉祥先生对察哈尔抗战局势继续维系已失去信心。冯先生于8月4日召集了紧急处理察哈尔危急形势的会议。会上，他迫于内外形势及个人困难处境正式表示了下野意见。他在次日发出的歌电中说：“自即日起完全收缩军事。政权归之政府。复土交诸国人，并请政府即令原任察省主席宋哲元刻日回察，接收一切，办理善后。”接着冯玉祥派出邱山宁、佟麟阁与宋哲元、邓哲熙、李忻、秦德纯在沙城协商解决察事。8月7日夜，“前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吉鸿昌和方振武的名义通电反对沙城协商取消抗日同盟军并表示誓死抗战。会议决议，我党领导下的抗日部队、干部学校和地方党领导的工会，教亡团体，报社人员一起撤往坝上张北一带。

8月8日，日寇飞机轰炸多伦和沽源并向多伦大举进攻。我军伤亡多人。鸿昌立即赶至前线。在日寇进攻多伦的当天，何应钦向蒋介石密电报告：“今日，日军驻平武官柴山衍其政府之命，派员来弟处谈称，因冯始终未取消抗日同盟军名义，仍在张垣发号施令，且多伦之吉鸿昌部共产色彩浓厚，日军为热河安全起见，不能再为忽视，故决即进攻多伦。并谓日军取得多伦后，是否向张垣前进，当视张垣方面之情况而定。”按照前委的意见，我军将撤离多伦。为了不打扰多伦民众，鸿昌命令部队分批于夜间撤出县城。多伦汉、回、蒙各族民众得知同盟军要走，根本就没有入睡，含着眼泪送行。汉民送大饼，炒面等，蒙民送牛羊，回民则在清真寺宰了11条大牛，煮熟后，分五斤一块用毛头纸包好，便于抗日士兵每人一块路上食用。鸿昌见到此情此景，不由落下泪来，对送行的群众说：“乡亲们，不要送我们了。鸿昌不能在此保土安邦，怎么能再打扰你们。”说着执意按每条牛20元

留款。回民群众不收，鸿昌坚决要留。抗日同盟军虽然在多伦停留了一个来月，却给多伦人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美好印象。这一方面由于鸿昌历来治军严明，另一方面也由于鸿昌在思想上由一个旧军人飞跃到共产主义战士的阶段。

8月下旬，撤到坝上和原驻坝上的部队都集中在张北、康保、尚义地区。24日，前委在张北县二泉井村召开军事会议。会议上产生了抗日同盟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军委常委由柯庆施、张慕陶、宣侠父、吉鸿昌、许权中、刘震远、柳青庭七人组成。适高树勋由商都来信表示愿一致行动。“前委”遂决定各部队会师商都然后西去。许权中、张慕陶等主张西进到陕北与刘志丹等同志的队伍会合；柯庆施等主张由商都出平地泉南下到蔚县，执行中央代表指示争取在直中、直南建立新苏区。26日同盟军五师、十八师、骑兵三师及手枪队共三千余人以及二师分由驻地西开商都。吉鸿昌担任军事总指挥。

当吉鸿昌率领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西进时，方振武已率部分原抗日救国军东进独石口。宋哲元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在接受察政后，立即坐镇张北县指挥围剿抗日同盟军余部。在宋哲元部队的围追堵截下，抗日同盟军险象环生、困难重重、减员甚多。鸿昌负责军事指挥，深知肩上担子的份量，所以每有行动总要与前委负责人共同商量，按照党的决议行事。

由于宋哲元已经派兵赴商都堵剿西进的抗日同盟军。商都守军高树勋、余亚农都接受了宋哲元的收编。于是，高树勋派人通知鸿昌，拒绝抗日同盟军通过商都。部队只好暂时停在商都附近之四台坊休整。前委召开军事会议讨论部队去向。会议仍是二泉井会议时的两种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前委主要负责人主张东进独石口，然后寻机南下，鸿昌考虑到独石口可与方振武部合兵壮大一些力量，遂同意了东进独石口的意见。

于是，抗日同盟军由西进改为东进，9月9日到达独石口。在独石口，前委负责人柯庆施召开了以师为单位的党员大会，公

布开除张慕陶等五入党籍，主要原因是二师未能跟上部队东进以及张慕陶等人力主西进，动摇前委东进南下的决议。鸿昌按照前委的意见与方振武在云洲会商，决定共同行动。前委与十八师随方部为右路军由长城线以西先行开拔，鸿昌率五师及所属教导队、骑三师、手枪队为左路军在长城线以东绕道丰宁经黑河、四海向南前进。两支部队预定在昌平北部集结。当时前委提出的战斗口号是：“打进北平过中秋。”

鸿昌率领的左路军行军十余天，准备出山与右路军会合。在由四海赴二道关途中，走在队尾的五师与围剿抗日同盟军的国民党军遭遇，一团长中共党员张韬阵亡。鸿昌派手枪队将五师接应下来，并用门板将张韬烈士抬到一隐蔽地方，临时掩埋。10月3日晚，吉部均开至老君堂与方部联络，一起把营以上干部集合到山头上观察研究地形。此时“前委”主要负责人柯某化装潜离部队。4日凌晨，吉鸿昌、方振武率抗日同盟军先后突出东山口。接着方部进攻昌平附近之敌军。鸿昌率五师、十八师、骑三师出东山口将近二十里与敌军冲突。敌军被打退后，鸿昌又率部进击九里山员之敌，然后进入距平绥路仅十余里的南庄、北庄驻扎。

10月5日凌晨，鸿昌率领所部开往小汤山。途中，先头部队骑三师被敌军阻击。鸿昌命令五师、十八师冲破敌人阻击，集中到赴仁辛庄。敌人则围攻赴仁辛庄。鸿昌亲率部队对敌人发起反攻。他带领抗日将士唱着歌冲上前去，敌军不守而退。我军占领了葫芦河与大柳树村。当晚，鸿昌考虑柳树村不宜防守，遂命令部队主动放弃，退守葫芦河。

国民党一二九、一三〇等五个师按照北平军分会的命令与日军飞机和迫击炮射击相配合，逐步缩小包围，以图消灭抗日同盟军，8日上午8时，敌军发起全线进攻。日寇飞机配合投弹扫射轰炸。我抗日军在吉鸿昌率领下猛烈攻击大小汤山敌军。鸿昌袒露胸膛，唱着《国际歌》率先冲锋，显示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